

达尔文生平

达尔文编 叶笃庄 叶晓译

(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达尔文生平 (三)

达尔文编 叶笃庄叶 晓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目 录

《达尔文生平》译者序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达尔文家族	1
第二章	自传	5
第三章	宗教观	94
第四章	回忆我的父亲的日常生活	102
第五章	剑桥生活——贝格尔舰的任用 (1828—1831年)	147
第六章	航海(1831—1836年)	172
第七章	伦敦和剑桥(1836—1842年)	192
第八章	唐恩的生活(1842—1854年)	205
第九章	《物种起源》的基础(1831—1844年)	224
第十章	《物种起源》的成长(1843—1858年)	234
第十一章	《物种起源》的写作(1858年6月 18日—1859年11月)	249
第十二章	《物种起源》的出版(1859年10月 3日—1859年12月31日)	276
第十三章	《物种起源》——好评和坏评—— 支持和攻击(1860年)	298

第十四章	进化论的传播(1861—1871年)	326
第十五章	杂录——地质学著作重新出版—— 活体解剖问题——荣誉	371
植物学著作		389
第十六章	花的受精	391
第十七章	《攀缘植物》;《植物的运动能力》; 《食虫植物》;《邱园植物园植物名 称索引》	412
第十八章	结束语	427
附录一		431
附录二		433

第八章 唐恩的生活(1842—1854年)

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的机器那样有规则，
当我的生命告终时，我就会停在一处不动了。

——摘自1846年10月给菲茨·罗伊舰长的一封信

从年代顺序看某些属于1845—1854年这一期间的信件已用于下一章，那一章所描述的是《物种起源》的成长。在本章中，关于我父亲的观点的成长，我们只能偶尔得到一些暗示，并且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活，因为有些人似乎并不知道他的进化理论在这一时期正平静地发展着。

1842年9月14日，我父亲和他的家人离开了伦敦并且定居在唐恩^①。在《自传》那一章中，我父亲简略地叙述过搬到乡间去的动机。他说参加科学团体的活动和普通的应酬对他的身体“非常有害，所以我们决定移住乡间，我和我的妻子都喜欢这样做，而且从来不曾反悔过”。在给福克斯的一封信(1842年12月)中说明了他还想同伦敦的科学生活保持联系：

我希望每两三个星期到城里去一晚，以便保持同科学家们的接触和维持我自己的热忱，这样我就不会变成一只十足的肯蒂什猪了。

^① 我必须提一提和他同去的家庭成员之一。这就是他的男仆约瑟夫·帕斯洛，他在这个家庭中工作了四十年，是一个受人尊重的朋友和仆人；胡克博士有一次对我说，“他已变成了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到这个家庭中作客的人都有这种感觉”。——F.达尔文

这种性质的访问伦敦继续了几年,但对他来说,这是很吃力的。我时常听他说,离家最近的火车站是十英里外的克罗伊登或锡德纳姆,乘马来去是令人疲倦的,赶车的人是一个老园丁,上下山的时候他赶得慢而且极为小心。前面已经提到,在后来的一年中他不可能经常和伦敦保持科学性的接触了。

选择唐恩宁可说是由于失望,而不是由于实际上喜欢这个地方;我的父母对到各处去找房子感到了厌倦,同时唐恩的优点在他们看来似乎可以补偿它的那些比较显著的缺点。它至少有一种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即安静。找一个离伦敦这样近而更为隐蔽的地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42年,到唐恩去的唯一方法是坐二十英里左右的马车;现在,铁路距它较为近了一些,即使如此,它仍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有时阴沉的烟雾笼罩了天空,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示这是伦敦的近郊。唐恩村位于英国两条比较大的路所形成的一个角的中间,一条是通往东毕里治去的,另一条是到威斯特罕和艾登毕里治去的。在南面,一系列陡峭的白垩山把它同威尔地方分开了,现在这座险峻的山已因开凿河道和筑堤而被铲平了,从前它一定起过某种障碍作用以阻止由伦敦方面来的蚕食。唐恩同主要的交通线之间仅有弯曲的石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村庄便很可能保存它的幽静特点。从前,走私的人常带着他们那成行的驮货马由威尔地方的无法无天的古老乡村中走来,这种事是很可信的,当我父亲定居在唐恩的时候,人们仍然记得这样的事。唐恩村位于一块拔海五六百英尺的孤独高地上,这个地区没有什么自然美,但是白垩堤岸上生着矮林,这是一些散漫的林带,俯瞰着山谷中平静的耕地,这使它有了某种程度的美。这个村庄有三四百个居民,从那个用燧石造成的小礼拜堂前分出了三条小街,两旁是一些草屋。在这个地方不常看到生人,村人仍然熟知很久以前登载在教堂中的那些陈旧记录册上的人名。农民所穿的麻布外衣尚未完全绝迹,

但基本上已成为葬仪中“抬灵者”的礼服了；记得我在童年时代还看到过礼拜堂中的人穿着这样紫色或绿色的外衣。

我父亲住的房子距该村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同上一个世纪所造的许多房子一样，它的位置尽可能地靠近路边，这条弯曲的窄路是通向威斯特罕的大道。1842年，这所房子非常暗淡，并不引人注目：一座三层的方形砖房，粉刷的石灰已部分脱落了，屋瓦则悬空欲坠。花园中没有现在用以为屏障的那些灌木林或墙壁；从小路上就可以俯瞰花园的一切，它是开敞的、惨淡的和荒凉的。我父亲的最初工作之一就是从小路铲低二英尺左右，然后沿着同花园相邻的那一段用燧石筑了一道墙。掘出的土用来作了围绕草坪的障墩和小丘，在这上面种了常青灌木，这使现在的花园有了屏障而成为一个幽静的地方。

房子的外面涂上了一层灰泥，这使它显得整洁一些，但主要的改建是造了一个高达三层楼的大弓形棚。后来，棚上爬满了牵藤植物，于是把房子南面的样子变得悦人了。以后又加盖了会客室和书房；会客室有开向花园的走廊；在他一生的以后年月中他就是在这间书房工作的。

同这座房屋一起出售的还有十八英亩地，房南的十二英亩形成了一片悦人的田野，上面散生着一些中等大小的橡树和栎树。田野的一块被辟成了一个菜园，他那块作试验用的土地就在这个菜园中；最后，又在菜园中盖了温室。

1843年的全部时间，他都从事地质学著作，这一著作于翌春出版。题目是：《对皇家军舰“贝格尔”号航行中访问的火山岛屿所作的地质观察并略论澳洲和好望角的地质》；它形成了《“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地质学》的第二部分，这本书是“在英国财政大臣们的许可下”发表的。论《珊瑚礁》那部书形成了这一套丛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谈到这部书是于1842年出版的。为了不是研究地质学的读者，我愿在这里引述盖基教授对这两部书所说

的一些话^①，直到现在为止，这两部书还是我父亲在地质学上的主要著作。在谈到论《珊瑚礁》一书的时候，盖基教授说道（17页）：“这篇有名的论文是作者的地质学论文中最富创造性的一篇，它已成为地质学上的经典著作之一。海中珊瑚礁具有的那些惹人注意的环带的起源曾引起了很多推测，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在访问了许多珊瑚礁并且考察了岛屿和大陆边缘上的珊瑚礁以后，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卓越的理论，这一理论引起了每一读者的注意并且使他们感到了惊奇。过了许多年以后，回忆初读《珊瑚礁》一书时的愉快感仍是令人高兴的；一个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样地把各种事实放到它们应在的位置，他没有忽视或是轻易地略去任何事情；同时作者是怎样逐步地把读者引到那个伟大的结论，即广泛的海洋下陷。科学家们从来没有向世人树立过比这个更可钦佩的科学方法的范例，即使他没有写过别的东西，单单是这篇论文也会使达尔文居于自然调查者的最前列”。

下面的一段摘自莱伊尔的一封信^②，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莱伊尔多么热诚而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论。这段话也附带地对这一理论的本身作了某些说明。

关于达尔文的珊瑚岛新理论，我有很多的话要说，我已敦促休厄尔去约请达尔文在我们下一次的会议中宣读这篇东西。我必须永远放弃我那个火山口的理论，但开始这样做时我感到了痛苦，因为这个理论解释了许多问题，例如环的形状、中央的深湖、深海中孤山的骤然升起；这一切都非常符合一种观点，即水面下有漏斗状的和圆锥形的火山，

① 查理士·达尔文，《自然》论文集，1882年。——F.达尔文

② 这是在1837年5月24日写给赫谢尔爵士的，见《莱伊尔爵士的生平》，第2卷，12页。——F.达尔文

……同时还有一种事实，即南太平洋珊瑚岛区域中除了珊瑚石灰岩和火山岩这两种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岩石，然而，不管所说的这一切，这一整个理论还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且环的形状和中央的深湖同火山完全没有关系，甚至同漏斗状的底也没有关系。达尔文在好望角的时候或者已把他所认为的真正原因告诉你了？让任何一座山逐渐地沉没到水中去，而且那里的海洋中有珊瑚在生长着，这样就会发生一个珊瑚环，最后中央仅剩下一个深湖。……珊瑚岛就是沉没的大陆尽力把头抬到水面上来的最后成果。海洋中升降的地区可以由珊瑚礁追踪出来。

关于《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地质学》的第二部分，即现在同我们特别有关系的《论火山岛》的那部书，再一次用盖基教授的话来描写，是再好也没有了(18页)：

这本书充满了详细的观察，关于它所描写的大部分地区的一般地质结构，它依然是一部最好的权威著作。当写这本书的时候，“升高的火山口理论”虽然遭到了康斯坦特·波雷沃斯特、斯克鲁卜和莱伊尔的反反对，但已经一般被接受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无论如何，达尔文不能接受它，因为它未能有效地解释各项事实；但是他所持的观点同反对这一理论的主要人物所持的观点不同，他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假说，他在这本书中公正地作了并且叙述了一些观察，必须承认这些观察对这一难题的最后解答有所贡献。

盖基教授接着说(21页)：“剥蚀的规模是巨大的，甚至近代的地质堆积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形，达尔文是看到这点的最早作家之一。我们在他的《火山岛》一书中可以学到最动人的一课，即火山岛剥蚀的巨大程度。……他把这种作用归因于海洋，大多数地质学家现在还不能完全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晚年他修改了他的原来观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最后言论是非常跟得

上时代的。”

在我父亲写给莱伊尔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明了他对自己的著作有着怎样估价。“你说你想看一遍我那本论《火山岛》的书，这使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费了我十八个月的时间!!! 同时我听说看过这本书的人没有几个^①。现在我可以这样想了，不论里面对旧观点或新观点所作的证明是多么少(这确是很少的)，它将会发生它的效用而且不会消失。”

《研究日记》第二版^②于1845年完成。由默里先生出版，纳入《殖民地和本土文库》中，这种普及版本很快销路很广。

达尔文给莱伊尔的信

(1845年7月于唐恩)

亲爱的莱伊尔：

现在我把新版《考察日记》的第一部分^③寄给你，写成这本书完全是由于你的力量。你可以看到，我大胆地把这本书献给了你^④，我相信这一点不会令你感到不快。为了你在地质学上

- ① 他写给哈伯特的信说道：“我早已发现，地质学家们从来不相互阅读彼此的著作，写一本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一个人的认真，而且如果不从事某种劳动，你就不会形成你的意见。现在的地质学非常缺少实际调查，我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正确的。”关于同一问题，他写给菲茨·罗伊的信说道：“我已把我的《南美洲地质学》一书送至多佛尔街，你将会收到它，无疑要经过一段时间。当你打算读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受到怎样威胁——它是纯地质学的。我向我哥哥说，‘当然你会读它的’，他的答复是，‘无论如何我会很快买一本的’。”——F. 达尔文
- ② 第一版是在1839年作为《冒险号和贝格尔号航海记》第三卷出版的。——F. 达尔文
- ③ 无疑是一些校样。——F. 达尔文
- ④ 《考察日记》第二版的献辞如下：“谨以感激和愉快的心情将本书的第二版献给皇家学会会员查理士·莱伊尔先生。这本日记以及作者的其他著作如有任何科学价值，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那本著名的、可钦佩的《地质学原理》得来的，特此致谢”。——译者

给我的巨大助力,我早就想以一种比仅仅提到你的著作更清楚的方式表示感谢,主要的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自己的诚实感。但是,同你一样的那些作者们教育了人们的头脑,同时也灌输给人们一些特殊的事实,我认为除了后代的人以外,别人永不会给予他们充分的公正待遇,因为这种在不知不觉中有了进步的头脑并不能觉察出它本身的提高。我曾想把现在的这段致谢辞放到我的第三部地质学著作中,但它的销路极小,所以它不会使我满意地认为:虽然不是充分地,我已力所能及地致谢了别人给我的恩惠。请不要以为我愚蠢到这种地步,来假定我的献辞能使你感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我仅是这样希望,你会把它当作一个表示我的感激和友情的最诚恳的标记而接受它。我认为我已改进了这一版,特别是我刚刚看完的第二部分。我补充了很多关于火地土人的事,同时把天气、冰川等方面的长篇大论删去了一半。我不记得在第一部分中补充了什么材料,这一部分长得足够吸引你的注意了;其中有一页描写了东方班达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牛的品种。希望你看一看最后几页;其中有一小段关于绝灭的讨论,你或许认为它不是新颖的,但我认为它是;同时它使我想到,有关绝灭的原因的各个难点和博物学家们普通完全忽视和低估的其他难点是属于同一类的;每一个物种的数量一定不断地受到了抑制,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应当把讨论写得再长一点,并根据事实加以说明,因为我可以容易地做到这样。

洪保德在给奥斯汀夫人的信^①中(1844年7月7日)愉快地谈到了《考察日记》:

呵!终于有一个英国人写的书你没有读过——这是青

^① 《三代英国妇女》,J.罗斯著(1888年),第一卷,195页。——F.达尔文

年达尔文写的,他曾参加去麦哲伦海峡的一次探险。关于我写的那个题目,他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我。在他的日记中对热带自然界的描述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作者是一位动物学家,所以你没有读这本书,你会设想这本书和厌烦是同义的。达尔文先生还有另一个长处——他赞扬了我,在你的国家中这是罕见的。

1846年10月至1854年10月

从1846年10月至1854年10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研究蔓脚类(Cirripedia),即藤壶(Barnacles);1851年和1854年在雷伊学会出版了两卷这方面的书。他的有关蔓脚类化石的各卷著作是于1851年和1854年在《古生物学会》出版的。

我父亲在1845年致胡克爵士的一封信中说道:“希望明年夏天写完我的《南美洲的地质》一书,然后写一点动物方面的东西,再后为我的物种一书欢呼。……”这一段话说明了这时我父亲并没想对蔓脚类作详尽的研究。根据胡克爵士告诉我的,当时的情形似乎确是这样的,他原来的计划仅是要解决一个特殊的问题。这一点同《自传》中的一段话非常符合,这段话如下:“当我在智利海岸的时候,我曾发现过一个极奇异的类型,它潜伏在贝类的壳内,而且同所有其他蔓脚类大不相同,以致势必另立一个新的亚目来收容它。……为了弄明白我的新蔓脚类的构造,我必须考察和解剖许多相同的类型;这一工作逐渐使我把蔓脚类的全群都研究了”。以后他似乎对这八年工作的价值感到了某种怀疑;例如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我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势必讨论自然分类的原理时,这一工作对我有很大用处。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疑这一工作是否值得消耗那么多的时间”。然而胡克爵士告诉我说:作为一种系统训练,当时他确是承认这件事对他是有价值的。胡克爵士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道:“你

父亲认识到,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的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剑桥的时候仅是一个采集者;在贝格尔舰上和以后的几年中是一个搜集者兼观察者;以后——而且仅是在研究了蔓脚类以后——才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博物学家。他一向是一个思想家,这是很确实的;同时,他的那些先于蔓脚类的著作也有大量材料,一个经过训练的博物学家对这些也只能效法而已。……他时常认为这件事是一种有价值的训练,他并且接着说,甚至同描述工作同义的那种‘可恨的’发掘工作,不但可以改进他的方法,而且还可以使他看到分类编目人的最无味工作中的困难和劳绩。结果之一是,他一向不赞成人们对那班最差的科学工作者所说的任何轻视话,假如这些人的著作是忠实的而且有一孔之见的。我总是把这点看作是他性格中的最优良的特点之一——即宽宏地尊重科学界的代笔穷文人和他们的劳动。……藤壶专论给他带来了这种性格。”

关于用在蔓脚类研究上这八年的价值,赫胥黎教授允许我引述他的意见:

论蔓脚类一书使你明智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致力于一种需要坚忍的辛苦工作;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做过比这工作更为聪明的事情。

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他在生物学方面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但是他看到了使自己受这种训练的必要性,同时他也不为取得这种训练而逃避劳动;我总认为这是一种显著的例证,前者说明了他的科学洞察力,后者说明了他的勇气。

一切具有强大推理能力的人们的巨大危险在于,处理自然科学中已被人接受的那些事实叙述时对他们所发生的诱惑,好像这些事实叙述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详尽无遗的;好像可以用演绎法去处理它们,正如我们可以用这种方

法去处理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命题一样。实际上，每一个这种叙述，不论如何真实，仅有同说明它的人所采取的观察方法和观点相应的真实性。仅在这种程度上，这些叙述或许是可靠的。但它是否会适合以逻辑方式由它演绎出来的每一个推论，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你父亲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那些被承认的事实所提供的基礎上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哲学体系。在“贝格尔”舰航行期间，他在地文学上、在狭义地质学上、在地理分布上以及在古生物学上获得了广泛的实际训练。从获得这几门科学上的原始资料的方法来看，他是有熟练知识的，所以对于这些资料能够承担多大推敲，他是一个最有资格的裁判。在他回到英国以后，他所需要的是相应地熟习解剖学和发育学以及它们同分类学的关系——他借着研究蔓脚类获得了这点。

在这八年结束以前，虽然他极度厌倦了这种工作，但他在研究过程中还是感到了很大愉快。因此，他在给胡克爵士的一封信中(1847?)写道：“正如你说的一样，纯粹的观察含有一种不寻常的巨大愉快；但是根据我的猜想，与其说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得到愉快，莫如说近似的构造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形成了比较时才可以得到这种愉快。当我如此长期地从事我以前所做的地质观察的写作之后，再度使用我的眼和手指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实际上，这又使他回到了在他航行中占去很多海上时间的那种工作。他在那个时期所写的动物学笔记说明这是一种充满精力的工作，但是受了欠缺知识的限制，而且缺少用处，他在解剖海洋动物——特别是甲壳类——上所表现的勤勉不倦对他的蔓脚类工作定是一种有价值的训练。他的大部分工作是用那个简单的解剖显微镜完成的——但他后来发现他需要较高倍数的显微镜，这种需要诱使他在1846年购买了一架复式显微镜。他在给

胡克的信中写道：“当我同莱伊尔在一起绘图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用一架良好复式显微镜的低倍镜头所看到的物体样子，特别是它们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所以我要买一架；我确是时常遇到一些生物构造，用三十倍的显微镜去观察它们是不够的。”

在本章所叙述的这一时期中，有一段是我父亲患病极多的时候，次数或许比他一生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多。他严重地感到了长年患病所产生的使人抑郁的影响；因此，早在1840年他在给福克斯的信中就写道：“同我以前的样子相比，现在我是一个愚钝、老迈、没有精神的人了。我想一个人愈年老，就会变得愈愚笨。”他这样写并不是奇怪的，令人奇怪的毋宁说是他的精神支持了这样巨大而长期的紧张工作。他在1845年给胡克爵士的信中写道：“你很亲切地问到我的健康情形；关于这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健康一向都表现了同样的情形，好几天，坏几天。在已过的三年中，我相信我没有过一整天——或者应当说是一夜——我的胃不大闹一番的，并且在大多数日子里感到了严重疲惫。我感谢你的关切；我相信许多朋友都会认为我是一个患忧郁症的人。”

在目前谈到的整个这一时期，他同胡克爵士的信件往来不断。下面关于封印木（*Sigillaria*，在煤系中发现的一种巨大的化石植物）的一封信是典型的，后来他自己认为这封信的特点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不可推测的，完全是精神混乱”。

（1847年？于唐恩）

……布郎尼亚特认为封印木是水生的，同时宾尼认为煤是一种海底的泥炭，听到这些使我高兴。我敢以五对一的输赢和人打赌，二十年后这个论点会受到普遍承认^①；不论这在植物学上是怎样的一个难点或不可能，我全不介意。

^① 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预言。——F. 达尔文

如果我仅能使我自己相信封印木这类东西的生活区域是很深的地方,那就是,能够在水下五呎到一百呎的深处生活,那么几乎各种难点都可以解决了(因为,普通的浅海是浑浊的,这一简单的事实暗示着陆地就在附近)。[请注意——想到你看见这些话时候怎样地讥消我,我大笑起来了。]煤层里面没有贝壳不是一个重大的难点,因为深泥对大多数软体动物者是非常不利的,同时贝壳大概会因苔酸(Humic acid)而腐烂,泥炭里和密西西比河的黑泥土中(莱伊尔告诉我的)似乎发生过这样情形。所以煤的问题解决了——待证。你冷笑吧!

下列的两段摘录(1847年)说明了煤层论战的继续和结束。

想起来了,由于海底煤层曾使你非常愤怒,我想我要把福尔克纳和邦伯里^①两人放在一起作个试验,结果会使他们因此而感到的愤怒甚至超过你;“应该用棍子把这种讨厌的胡说由我的脑中打出去。”邦伯里较为客气但对我更加藐视。所以现在我知道怎样去煽动一个植物学家和怎样使他出丑了。我很想知道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是否有他们的弱点;希望我能发现它们。

为了你那封最亲切的信,我必须向你致谢。请不要认为你的信使我感到了烦恼:我觉得你是在热心地思索着,而你说话的语气就显得强烈了,我所了解的就是这样。有人惯以苏格兰人的审慎态度去衡量每一个措辞,我不是这样的人。在你那个崇高的问题上,我衷心地祝你得到全面的成功,同时我很想同你谈一谈,以便听取你的最后通牒。

他还同已故的斯特里克兰——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通

^① 即已故的著名古植物学家邦伯里爵士(C. Bunbury)。——F. 达尔文

信,讨论改革命名法的必要性,下面摘录的一段可以表明我父亲在这方面的观点:“由于贩卖物种的人对一个物种作了两三行不充分的描述,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名字被写在那个物种名称的后面,这就会触痒了他的虚荣心;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确信将来我们会有同现在一样的那种大量的恶劣作品;对于愿意以审慎态度和充分时间去研究任何一部门的人来说,这些作品足够使他们灰心了。我发现蔓脚类的每一个属都有六种名称,但对任何一个属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没有仔细的描述。一个人的名字不被遗忘,是倚靠他的完美工作;而不是倚靠仅仅写上一个名字和做几行没有价值的、单单指出几种突出外部性状的描述;如果每人都知道这点,我相信情形就不会是这样了。”

1848年F.达尔文医生去世,查理士·达尔文在莫尔文给胡克写过一封信如下:

11月13日,我亲爱的父亲去世了,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会相信,一个超过八十三岁的人还能保持着那样柔和与慈爱的性情,同时他的全部智慧直到最后还是清醒的。当时我的身体是这样的坏,以致不能行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悲痛。

在整个冬季中,我的身体确是够坏的了,……而且我的神经系统开始受到了影响,所以我的手发抖,我的头时常感到眩晕。三天之中我总有一天不能做任何事,我的心情过于沮丧了,所以不能写信给你,也不能做任何事,只能干些我被迫去完成的事。我认为我在迅速地奔向死亡。我偶然听到水疗曾使两个人得到了很大益处;于是我找来古利医生的书并且作了进一步的探询;最后,我和我的妻子、孩子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仆人们都来到了这里。我们租了一所房子,租期是两个月,我们已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我的身体